



火拼花子窝

厨龙生 著

1

中国华侨出版社

内容介绍

世人都知道只有藏娇搂艳的皇帝才拥有“夜夜当新郎”的权力，却不知“花子帮”（丐帮）的帮主、舵主们同样是艳福齐天！

“花子帮”有许多严密、诡奇的门规帮法，它接受女花子入帮的“入帮仪式”更是充满了粉红色的香艳……

天津卫的“花子帮”舵主“贪欢豹”，受异人高师指点，练就了九种征服美女艳妇的妙法绝招……女花子的“入帮仪式”都是由他亲自主持，每天夜里他都要在他的“香巢”中，留下三个以上刚入帮的女花子，接受他的彻夜“受训”……无论女花子的人品如何纯情无邪、性格如何刚烈火爆，只要让他“经手”一次，都会变得风骚撩人、春情怒涨……都敢替他去杀人、替他去放火……

“贪花豹”为了能控制更多貌美性浪的艳女娇娃替他在腥风血雨的江湖上“冲锋陷阵”……令“花子帮”子弟倾巢而出，如同皇帝选妃一般，在武林中疯狂地抢“美”掠“艳”……点燃起江湖黑白二道百年不遇的大火拼！

一个浪荡江湖的“采花小盗”，巧逢机缘，通过“欢喜佛殿”中一群群行“鱼水之欢”的男女裸身塑像，参悟了一种更绝更妙征服女人的奇招异术……一次就同时迎娶了四位国色天香、婀娜多娇的丽人秀姐同入洞房……他深入香艳淫荡的“花子窝”，与深藏幕后的“花子帮”帮主……

大师用生动活泼的妙笔，将古代丐帮的种种鲜为人知的黑幕，揭示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胆战心惊、回味无穷！

目 录

一	花子窝邪淫 瓢把子收女	 (1)
二	催命鬼丧命 掌柜承帮主	 (26)
三	香满销魂楼 义结桃园义	 (55)
四	佯嫖客试技 二雄初逞威	 (86)
五	教丐帮定计 窥裸女荡情	 (117)
六	少林寺受窘 蓝小雨破阵	 (138)
七	鬼谷洞获宝 试当门得救	 (171)
八	丐帮大火并 艳娃遭羞辱	 (225)
九	赌场逢娇娘 妙计取猛男	 (262)
十	少侠变少主 毒死又还生	 (282)
十一	艳娇挂偷情 小阿哥中计	 (338)

十二	献少林仙丹..... (369)
	公子喜晋爵
十三	太子成花痴..... (394)
	王爷学御女
十四	痴储君被废..... (423)
	众皇子相残
十五	二美侍一夫..... (458)
	天山劝神尼
十六	王爷迎活佛..... (510)
	兴德设分号
十七	黄太少弄娇..... (534)
	欢喜禅尽欢
十八	奉诏除叛逆..... (563)
	妖道淫群女
十九	殒命玄玄观..... (623)
	鬼谷又还魂
二十	报大仇遂愿..... (666)
	娶四娇同房
二十一	王爷继大统..... (710)
	诈死巧离京
二十二	小莺儿开苞..... (741)
	血滴子遭惩

一、花子窝邪淫 瓢把子收女

明崇祯末年，河北、山东、河南一带连年大旱，土地龟裂，颗粒无收，饿殍遍地，饥民纷纷涌向京畿、天津卫等大都市，以求一条生路。

京畿是皇帝所居之地，那些年李自成扯旗造反，兵逼北京，京城内外加强防范，城禁甚严，饥民转道流向天津卫。

天津卫原叫直沽，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病死之后，诸皇子在各皇族势力的拥戴下，明争暗斗，都想登上那主宰天下的宝座。没想到，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最终这皇帝宝座却落到了朱元璋的小孙子朱允炆的头上。

这让朱元璋的儿子们气炸了肺，但也没有办法，忍着吧。

朱元璋的皇子中间，最有本事，也最有心计的是四子朱棣，文韬武略，都不在其父之下，他扶助朱元璋打下了江山，被封为燕王，领重兵驻守着京畿重地。

到了朱允炆当皇帝的第四年，机会终于来了。朱棣借口宫廷欲变，率兵从直沽渡河南下，直抵皇城，没费多大周折，便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其侄朱允炆的皇位，并废除了朱允炆的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改为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三十五年。第

二年，正式改为自己的年号，称为永乐元年。

朱棣当皇帝后，不忘他的发祥地——直沽，为了让人们也能记住他是由直沽长驱直入北京而取得皇位的，他便下旨，将直沽赐名天津，也就是“天子经由之渡口”的意思。

那为什么又叫“天津卫”呢？这也与明成祖朱棣偏爱天津有关。

卫，是明代军队的编制名称，就和现在的卫戍区、警备区差不多。一般“卫”都设在要害的地区，以驻地地名作为卫名。朱棣当上皇帝后，觉得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正处北方沿海水陆交通的枢纽和漕运的咽喉，由这里抵京，不用几个时辰，他不正是从这里发兵才夺得皇位的吗。

这样重要的地方，是千万不能落到他人的手里的，否则，必然对京城甚至皇位形成威胁。而一旦这个地方被牢固地掌握，也便成为京城的屏障和门户。于是，朱棣在他当皇帝的第二年，便下旨在天津设卫，称为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负责漕运、屯田、戍守、巡捕等事务。

后来的天津人，都习惯称天津为“天津卫”，便是由那时开始的。

天津卫有个地方叫三岔口。传说这里就是哪吒闹海的地方。而海河边的陈塘庄，据说就是当年托塔李天王镇守的陈塘关，而海河有九道弯，也正是哪吒闹海时的九曲河。多少年过去了，沧海桑田，当时哪吒闹海的三岔口一带，也由一片大海而变为河边上叫三岔口的地方。

这天津卫，地当九河之要津，路通七省之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船，达官仁人之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又当河海之

冲，为畿辅之门户，早已成为北方的繁华都市。

三岔口一带，又是天津卫有名的繁华之地。这里，不只是店铺栉比，而且酒肆饭堂、书馆、戏楼、明妓暗娼也如雨后的蘑菇一般，纷纷问世。

一时间，城里的阔老阔少，远近的士绅名流，前呼后拥，竞相招摇过市。特别是每天的傍晚前后，这里简直是炸了窝。叫卖叫买之声此伏彼起，鼓乐弦曲之音不绝于耳。那些算命的，铁嘴钢牙吆吆喝喝，唱梆子板书的娘们儿伊伊呀呀。最惹人的还是那些下等妓院和三不管地带的窑姐儿们，她们天一擦黑就都出了巢，一个个描眉画眼，扭动腰肢，挤鼻子弄眼地勾人。也不管你是瞎子瘸子秃子麻子，只要你腰里揣着俩钱儿，便热辣辣地贴过来，硬要拉你去跟她睡觉。

由四面八方涌入天津卫的饥民，也大多麇集于三岔口一带，这也更增加了这一带的喧闹和嘈杂。

饥民们为衣食所迫，卖儿鬻女，小男孩多成了财东的奴仆，而女孩则不是被有钱人收为婢妾，便是被买入青楼供嫖客玩弄。

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和年轻些的饥民，则在沿街乞讨中逐渐加入了丐帮的行列。

丐帮有总舵分舵之分，总舵是全国性丐帮组织，总舵主即是全国丐帮的帮主。地区性的丐帮组织称为分舵，分舵主掌管着这一地区丐帮的活动。

天津卫的丐帮分舵设在三岔口天后宫的旁边，一座十分不起眼且显得有些破破烂烂的房子里，表面上破，里面却是十分气派、讲究，地面全是大理石铺就，各式家具俱是红木或花梨木镂空雕刻而成，墙上挂有一些名家的字画，有一幅

秋雨琵琶图，还是唐伯虎的真迹呢。

天津卫丐帮分舵主叫曹汝成，人称贪欢豹，是个十足的色鬼。他明里暗里收养着十几个老婆，都是清一色的女叫花子，且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虽说不上天姿国色，却也一个个体态窈窕，婀娜动人。

贪欢豹四十多岁年纪，长得浓眉大眼，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副酒糟鼻子在乱蓬蓬的胡子上露出鲜红的颜色，格外扎眼。

别看这贪欢豹样子长得不济，可这十几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却都愿意随他摆弄，无论脾气多各的女人，只要让他弄过一次，那脾气性格刷拉便变得温柔服贴。你说怪不怪。

贪欢豹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常喜欢一次同三个女人一块干。所以，贪欢豹的女人不分贵贱尊卑，一律平等，但有一条，如果一旦与他配合得不够默契投和，让他感到不能尽兴，他便随时将其赏给手下的兄弟。

河北、山东、河南等地饥民涌入天津卫，不少饥民拖家携口入了帮。入帮仪式很庄重也很严格，要求入帮者分批来到分舵，齐刷刷地跪在“结义厅”的大理石地上，男的露出左臂，女的露出右臂，各用另一支手托着一只盛酒的海碗，由一六袋以上叫花子用刀在每人露出的手臂上划上十字切口，血流入碗，再齐声宣读入帮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共当，生死相依，棒打不散，谁若违约，天地共诛！

自从贪欢豹当上天津卫分舵主后，男女的入帮仪式便分别举行。女叫花子的入帮仪式多由他亲自主持，也由他亲手把刀见红。每次女叫花子的入帮仪式后，他总会留下几个新入帮的女弟子，叫她们后堂彻夜“受训”。

这一天，入帮仪式后，贪欢豹又留下了三个刚入帮的“女弟子”。一名小芳，十二三岁，长得小巧清秀，一名小月，十六七年纪，一名戴香，二十未芳龄，虽满面尘垢，倒也袅娜动人，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让贪欢豹看了直咽口水，恨不立时成其美事。

贪欢豹让人给这三人烧水共浴。三女脱了衣服洗将起来。

这浴室是专为贪欢豹设计的，里面有一大石浴缸，浴缸前有一光镜，洗浴时，人的毫发毕现。

光镜后有一机关，这时贪欢豹正站于镜后由这暗设机关看三裸女浴姿。

只见小芳和小月瘦骨嶙峋，只是胸部和双腿间略有些动人之外，而那戴香相形之下还算丰满，双乳挺拔撩人。

三女浴毕，正待穿衣，贪欢豹却开了镜后机关推镜而入。

三女慌乱间，小芳小月都用手捂了羞处，满面通红，作声不得。只有戴香，面带微笑对贪欢豹说：“帮主进来想要怎样？”

贪欢豹这样场面见得多了，但象戴香这样老练大方的也是少见，性情勃起之际，一把拉过戴香说：“我在此浴室，不知收过多少贴己女弟子，今天欲收你姐仨，要先用你给她俩做做模样。”

说着，将披着的破大氅一把脱下，露出毛绒绒的胸脯，一丝不挂地展现在三女面前，下身早已挺得面杠一般。

小芳小月早已吓得闭上了眼浑身打战，惊得羞得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贪欢豹对她俩说：“不要怕，既入了帮，早晚都要过这一关的，不让舵主开苞，难道要让那些俗小子开苞不成！你俩过来，看我和香香先干，然后让香香教你们！”说着，早将那戴香一把按在浴缸沿上……

小月小芳用手捂着脸，只听戴香气喘吁吁的呻吟着……

过了约半个时辰，听得戴香喘息呻吟之声变为有气无力的哼哼之声，口中喃喃叫着：“帮主，饶了奴家吧。”

这时贪欢豹性犹未尽，让戴香仰面躺在地上，四肢展开，叫过小芳小月，说：“看会了吧，是一个个地来呢，还是一块儿来？”

小芳说：“我还小，让姐姐先来。”小月说：“小芳先来。”

贪欢豹一把一个，将小芳小月齐头按倒在浴缸沿上，吼道：“不要败了舵主的兴，一块来吧！”

只听小芳一声呻吟，下身一阵剧痛，再想叫时已出声不得，殷红的花瓣，顺着细嫩的双股，落到地上。

小月双手扒住浴缸沿，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贪欢豹来“箍”她。就听舵主说：“小芳这孩子也太不经用！”

说着，又开始向小月进攻。小月只觉得一阵痛，象打秋千似的，一阵天上一阵地下，忽悠忽悠地象是驾云……

第二天，贪欢豹留下了小月和戴香，把小芳交给了小树林的六袋叫花子石火，说让小芳先跟石火去“锻炼锻炼”。

走时，小月和戴香看见小芳双腿一拐一拐的。

天津卫除了丐帮之外，还有漕帮、盐帮、镖行，这些帮派各管一段和一片，形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这几乎是世人皆知。但谁又知道天津卫还出混混儿？

混混儿不是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大福来锅巴菜泥人张风筝魏刻砖刘杨柳青年画这些闻名于世的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混混儿是人，是一种没有人性没有热血不知道死也不怕死的人。

上海有青红帮，青红帮出在清代，天津卫的混混比青红帮早，也比青红帮厉害。

混混儿叫混星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上身着青色袄，袄又肥又大，袄上一排蝴蝶疙瘩襟儿，下身穿又肥又大的黑色绸灯笼裤，系着杀腰带，腰带上插一把带把的利斧，脚下是一双黑面洒鞋。

混混儿也有组织，有组织就有头儿有瓢把子。混混儿的组织叫锅伙，瓢把子叫锅首。

混混儿不讲理儿，这是出了名的，只要是混混儿看上的东西，除官府他惹不起外，权力势力稍小些的，他千方百计也要拿到手，跳油锅滚钢板掏心剜眼是混混儿的拿手戏。

三岔口一带的混混儿在天津卫势力最大，锅首叫欧阳平山，因他一把利斧害过无数性命，人送绰号催命鬼，又因他在锅伙中排名第三，混混儿们称他为“三爷”。

三爷心毒手狠是尽人皆知，他还爱吃爱赌爱嫖。他已有七房太太，但他还嫌不够新鲜，刺激，只要他看上的女人，没有能逃出他的手心的。但官府的他不敢动，他也馋不着。

这不，三爷又看上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还太小，才九岁，但三爷不管，他要先拿回来养着，养大了再用。你说有多坏。

三岔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文庙了，此文庙建于明正统元年，后于景泰、正德年间重修扩建，确是规模宏伟，雕

梁画栋，金碧辉煌。庙外有一小广场，紧靠旧城东门里，这里酒楼歌肆，百业杂陈，商贾往来，熙熙攘攘，甚是繁华。

这天，文庙前的小广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看一老一少在耍把式，喝彩声此起彼伏。

那汉子有三十多岁，名叫刘全义，年小的是他的闺女刘小凤。

昨格儿这爷俩来到三岔口，人生地不熟，凭着一身真功夫打开了场子，打下了根基。三天的功夫，一传十，十传百，今格儿爷俩再亮场子卖艺的时候，来看的人忽拉的多了起来，连那些平时喜欢听曲儿的唱梆子的唱评戏的也都吸引了过来。你看绝不绝。

刘全义在使着一条五节鞭，使得真是叫神！一会儿，只听得风声呼啸，五节鞭挂动风声，象冬天的溜脖西北风，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一会儿，五节鞭照样舞动，却再也听不到一丝风声，五节鞭转得快如流星，人们只能看到一个圆，而看不到中间舞鞭的人。这时刘小凤拿着一碗水，猛地向那旋转着的圆泼过去，只听得斯啦一声响，圆的周围出现了一条白光，霎时，水变成了一圈水珠，均匀地在地上洒成了一个圆圈。再看使鞭的刘全义，心不跳，气不喘，脸不红，身上丁点儿水珠也未沾。

掌声喝彩声四起。

接着是刘小凤上场，见她抱拳向前，向周围的观众转了一圈，猛的一个“蛇王抬头”，练开了形意拳中的蛇拳。

她不是蛇，是人，却有蛇的形，蛇的腰儿，连胳膊腿儿都软得象面条。练到紧要处，但觉阴风阵阵，凉气袭人，大热的天，在前面看的人直觉脊梁骨阵阵发冷。那拳柔中又有

刚，出得快收得更快，既干净又利落，小拳带着呼呼风响，如果她前面有道墙，也真能把墙捣个窟窿。

天津卫有句老话儿，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爷俩一会儿一趟拳，一会儿一路鞭，练得是又有门道又有热闹，怎不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一个六七十岁的干巴老头儿对他周围的人说：“这爷俩的功夫绝了！看着真过瘾！”

老头儿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只手伸到长袍里面的口袋里，拿出几枚大铜钱儿，往场子里一扔，“得！今格儿黑晌这顿酒儿算免了，扔在这儿也值得！”

一个五大三粗的胖小伙儿接过干巴老头儿的话茬儿说：“就这功夫，没个十年二十年的甬想练出来！”他张嘴就来，也不想那练蛇拳的刘小凤究竟有多大。

这胖小伙儿心眼蛮好，说着话，也从油腻的短衫中掏出两枚铜钱儿，“我娘们儿今格儿叫我去给她扯双缎子鞋面儿，也不瞧瞧她那倒霉德性，还想穿缎面绣花鞋！”他大大裂裂地说笑着，把铜钱儿扔到了场子里。

给钱的人真不少，铜钱落在场子里噼噼啪啪地响。

刘全义躬身，向前后左右作揖施礼，说：“谢谢诸位捧场！我和小女功夫还浅，不值得诸位给这么多钱，在下受之有愧。既然诸位给了，我和小女就再练上一套刀和剑的对打，来酬谢各位吧！”

说完，刘全义取过一把刀，刘小凤拾起一把剑，爷俩便刀劈华山、剑舞银蛇般地对打起来。

还没等众人喝彩，就听场外一声怪叫：“是哪个野种在爷们的码头上敛钱哪？”

就见一个黑脸、三角眼，脸上有一明疤的壮汉，带着几个鼠头哈蟆眼的人闯进场子来。

旁边看的人一见这伙人，便轰的一声走散了。有几个面有愠色的小伙子，也退到远远的地方看着。

刘全义见这伙人，穿着一色的对襟带蝴蝶疙瘩襟儿的黑绸袄，腰间系着杀腰带，腰带上的小斧头闪着寒光。带头的三角眼一脸的横肉，一说话，脸上的明疤便涨得通红。

“知道码头的规矩吗？不拜码头就他妈的出来混，想找死是怎么着！”三角眼一脚蹬翻装铜钱的木盘，瞪着眼说。

刘小凤见三角眼蛮不讲理还骂街，气得鼓鼓的，真恨不得拾起枪来将这小子戳个血窟窿。她抬头看了看爹，只见刘全义胸脯一起一伏的正陪着笑脸向那三角眼作揖：

“我和小女初到此地，只为小女她娘挣几副药钱，不知贵地规矩，多有冒犯，还望大哥海涵。”

“海涵个屁！我大爷不管你家死不死人，把钱留下，从我这裤裆下爬着过去！”三角眼见刘全义小声陪着不是，觉得软柿子好捏，更想在众人面前抖抖威风。

刘全义顿时血往上涌，断喝道：

“大哥不要欺人太甚！”

“放你妈个狗屁！大爷欺负你这野种了，你敢怎么着！”

刘全义刚想出手教训教训这三角眼，瞥见周围已围上了二十来个穿蝴蝶疙瘩襟儿袄的人，手里都拿着短把小斧头，只得把怒气往下压了压，只是怒目逼视着三角眼。

三角眼刚要发作，忽听场外有人说：“老六！又和谁过不去啦？”话到人到，场外走进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

这人长得可真够让人恶心半辈子的，两只小眯糊眼，象

用细篾儿割开的两逢缝儿，宽宽的瘪鼻子，象一摊鸡屎缀在脸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人又精瘦，剔去骨头剥去皮，也没有几两肉了，活象个干骷髅。

骷髅喝退了三角眼，然后抱拳作揖，对刘全义说：“这些奴才，专门欺负外地人。小弟晚来一步，多有冒犯，请大哥包涵。”

刘全义见这人还算讲理，又在为难之时替他爷俩解了围，气也就消了一大半，便说：“在下与小女仓促来宝地卖艺，不识宝地规矩，多有得罪之处，还望鉴谅。”

骷髅又冲刘全义一抱拳：“师傅爷俩好功夫，小弟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刚才多有得罪，今格儿我作东，请你爷俩喝上几杯，算是赔罪！”

刘全义边捆绑着兵器，边膘了骷髅一眼，觉得素不相识，便说：“承蒙关照，已是感激不尽。今晚我还有事，实在不敢讨饶，容我日后再相陪吧。”

刘全义收拾好兵器，正待要走，没想到骷髅却挡住了去路。他心中有些气恼，哪有这样请客的！刚想发火，忽然看见骷髅叭哒叭哒掉下了泪珠子。他这条硬汉却长着一颗菩萨心，见骷髅难过，心中不忍，忙问：“你是不是找我还有别的事儿？”

骷髅可怜巴巴的样子，满脸愁容地说：“不瞒师傅，我真有事请师傅帮忙。”

“说吧！什么事？”

“这……我想请师傅吃顿便饭，师傅都不肯赏脸儿，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师傅帮忙？”

刘全义豪爽性格，想也没想，说：“走！”

骷髅带着刘全义，进东门里，进了一家叫“全福顺”的清真小馆儿。一个叫小顺子的跑堂伙计见骷髅和刘全义父女进来，忙跣过来，拿下搭在肩膀儿上的白羊肚儿毛巾，又掸凳子，又擦桌子，满脸堆着笑：“几位稍候，这就上菜啦！”

冷菜先上，一盘伴海蜇，一盘酱牛肉，一盘卤鸡胗儿，一盘盐水大虾。这里的水爆肚儿最有名，小顺子又端上三碗水爆肚儿，一壶老白干酒：“您老先喝着，还有炒菜，马上来啦！”这小子说话爱带啦音。

刘小凤是小孩子，不会喝酒。骷髅把盏烫酒，斟满了两杯。一杯递给了刘全义，一杯留给自己，说：“师傅，我先敬你一杯！”言罢，他一仰脖儿，一杯酒喝个底儿朝天。

刘全义也端起杯，一饮而尽。

骷髅接着又把两杯酒斟满。

恰在此时，一个中年汉子走了进来。他似乎没看到刘全义放在地上的那捆兵器，只听得“咕咚”一声，这汉子被绊倒了。接着是“哎哟哎哟”的叫唤。

兵器绊倒了人，刘全义觉得心中不安，忙过去搀扶那汉子。刘小凤也很懂事，蹲在那汉子的身边，说：“叔叔，对不起。”

那汉子从地上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连连说：“没事！没事！你们喝着！”说着，汉子已经坐在了旁边桌子的一张凳子上。

小顺子正端着盘跣跣地走过来，见了那汉子，满脸堆笑，又点头又哈腰：“哟！原来是三爷呀！您真赏脸，今格儿来这吃饭了。你稍候，我这就给您上菜啦！”

刘全义这时才真正看清了这位三爷。